



刷刷《八十一棵许愿树》:

童年的色彩 成长的真谛

□汪政

儿童文学如何书写现实题材,特别是突破童年、校园等等的限制,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展现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并且自然妥帖地将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与儿童的世界建立起有机的联系,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

与儿童问题一样,儿童文学也常常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儿童因为身心发育的限制而被赋予了相对独立的特权,相应地,儿童文学也一直倡导儿童本位的立场和理念。回顾儿童文学特别是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历程,确实有被拔高或过度成人化的教训。将成人题材儿童化,将儿童文学成人化,制造出一大批高大全的“小大人”,以至将战争题材也引进儿童文学,过早的在儿童文学中将孩子推进战争……如此种种,都是对儿童生活、儿童阅读、儿童文学的粗暴入侵和伤害。

但任何问题都不能绝对化,任何问题也都有另一面。当我们尊重儿童生活的相对独立性,倡导儿童本位理念的同时,应该看到它相对的一面。儿童生活离不开社会,离不开成人。儿童成长的过程本身就是逐渐成人化、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走出其独立空间,走出家庭,走出学校,融入社会,并线现实的过程。所以,可能还存在另一种关爱、教育的理念与方式,即适度地引导儿童关注社会、关心现实,相应地,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也应该打破执念,在儿童与社会现实的有机联系中开辟有效的创作路径。

问题不在于只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过犹不及,不及犹过,关键还在于如何把握这个度。

我不能说青年作家刷刷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已经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度,只能说她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寻找到一些成功的经验。刷刷的创作在这方面是坚定的,她的第一部长篇《向日葵中队》关注的是自闭症一特殊的儿童群体。小说主要的故事空间虽然是在儿童角色之间展开的,但是,自闭症却不只是儿童群体才存在的病症,而是一种人类之病与世界性难题,是一个在当今社会越来越严重的现实问题。对自闭症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日益显示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类战胜自身顽疾的希望和能力。因此,刷刷选择这一题材实际上反映了她的社会关怀视角,更显示了她对儿童成长中的社会元素、文明品质与人道理想的期待。对于自闭症患者的治疗和关爱本身不可能局限在儿童群体之内,所以,围绕莫离,《向日葵中队》的故事半径也必然向

外发展延伸。到了《幸福列车》,刷刷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度大幅度加强。《向日葵中队》里的孩子们关心的是他们身边的同伴,《幸福列车》中的孩子们关注的是远方,是远方的人们、远方的天地与事物。小说的故事是在城乡间展开的,刷刷给城乡的孩子分别展示了对方的世界,对他们而言,对方的世界都是陌生的,而在这个互相陌生的世界之间,城市为视点,乡村是被看的中心,而留守儿童则是小说的主角。刷刷就是这样将沉重的社会现实问题展示在了儿童的面前。社会的发展、城乡的差别、农民工的生存、留守儿童的生活与成长……应该说,这些发展中产生的难题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但刷刷却坚定地把这些社会问题提出来,让孩子们一起思考。这样的思考不是强加,因为孩子们就置身其中,甚至承受着它所带来的沉重和不公平。只是刷刷以儿童的方式,以文学的想象给予了向善的也是家长们应该共同努力的故事方向。

到了这一部《八十一棵许愿树》,刷刷将目光投向更远的远方,叙事也更为现实、更为宏大。如果单纯从题材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关于“一带一路”的故事,一个有关国家三大攻坚战的扶贫故事,一个民族交融的故事,一个有关教育公平的故事,还是一个生态保护的故事。按通常的理解,一部儿童长篇小说显然无法,似乎也不应该承担这么大这么多的主题。但是刷刷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并没有违背儿童文学的审美法则。之所以能如此,首先因为刷刷是从生活出发的,是遵从于生活的真实的。我们之所以常常将儿童文学与现实题材对立起来,是将儿童生活与现实社会人为地割裂了,以为成人是成人,儿童是儿童,社会是社会,学校是学校,而事实上,它们常常是交叉又甚至浑然一体的。特别是现在的三口之家,成员之间的任何行为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有时甚至因为其中一个成员的生活的改变而使整个家庭产生重大的变化。《八十一棵许愿树》的故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父亲伊志辉偶然间被派到新疆,成为了一位援疆干部。可以想见,这对女儿伊娜的学习和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对母亲,本来就很繁忙的律师那芬而言,负担和压力也显著加大。仅就这三口之家而言,小冲突就因此而时有发生。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伊志辉的援疆,使得那遥远的西部生活,那里的自然风光、少数民族风情、亟需改变的生产生活状况,特别是以阿吉波瓦为代表的维吾尔族人



善良美丽的心灵都一下子来到了这个家庭,来到了伊娜的面前。孩子以她的眼光和心智幼稚而纯洁地读解着这一切,激发起的同情和善良促使她想方设法去帮助远方的同龄人,去试图拯救那片古老的枣树林。伊娜不是英雄,刷刷以现实主义的方法贴近儿童,去叙述伊娜可爱、感人而又显得幼稚的行为。她的举动与成人的行动形成了对照而又内在地保持着同构,最终汇为一体,共同谱写了一曲东西部民族团结的爱心之歌。

现实题材理应是儿童文学的创作目标。这样的题材不仅可以帮助儿童认识社会、关注现实,从小理解自己未来的责任和担当,更可以让他们理解身边的生活,理解自己的亲人。正是这些身边的人和事成为孩子们成长的资源。只不过这样的创作是有限度的,儿童的视角、儿童的心智、儿童生活与学习的疆域以及儿童式的故事方式与语言表达,是儿童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应该恪守的伦理与美学定律。希望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在这方面做出探索,为孩子们奉献更多身边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故事。

■短评

小英雄形象的立体开拓

□王林

许诺晨写了不少童话和校园小说,但新出版的“抗日红色少年传奇”是一个不小的突破。没想到她写“小英雄系列”这样的主旋律题材也如此得心应手。

“小英雄系列”给我的阅读感受首先是语言畅达。书不厚,每本5万字左右,但读起来很舒服、很流畅,毫无窒碍之感。这和许诺晨的创作长期关注小学中年级阶段有关,也和她每年几十上百场的演讲有关。她清楚自己的阅读对象的能力,也很清楚用什么形式的语言才能抵达读者的内心。许诺晨的作品多用短句,少用长言;多用动作,少有抒情;多有叙事,少有描绘;多有快速推进情节,少有大段的心理描写。在《小英雄雷鸣》中,随便挑选一段人物对话,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语言特征:

顾秋儿又接着说:“芦苇荡里其实有好些个没有长芦苇的空地,有的也挺宽敞,但是被芦苇丛包围着,很难轻易发现。我估摸着,要是还有别的八路军叔叔,应该在那个空地上歇着。咱们挨个儿看过去,就一定能找到!”

雷鸣忍不住说道:“有多少空地你都能找到?”

顾秋儿冲他耸了耸鼻子:“那当然!你就知道你爹打野鸭子的那一片儿,那旁边有几处沼泽,路不熟陪着走挺危险的,八路军叔叔应该不会去那里。”

因为这样的语言风格,几乎都用动作、对话推动情节,所以“小英雄系列”在不长的篇幅里,故事非常丰富,情节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小英雄鲁小花》中,小伙伴们商量好了各种办法,带上了钢丝,自告奋勇地进入监狱中营救洛婷婷的父亲、上海图书馆的馆长洛远,没想到洛远却不愿意被营救,不愿意离开上海,五个孩子只好带着遗憾离开,再想办法。这背后又涉及了孩子们父辈的恩怨。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要揭开设计的这些“扣”,需要作者的思

维缜密,匠心独运。

如同画家手中的笔,语言是作者手中的工具。“小英雄系列”的创作意义还在于开拓了小英雄的立体形象。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历史中,有很多小英雄形象,王二小、嘎子、雨来、海娃等,以及张品成创造的很多小英雄形象。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跟父辈一起,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担起了沉重的抗争。这些形象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成为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许诺晨的“小英雄三部曲”在塑造抗日小英雄形象时,除了常见的勇敢、机智、沉着等特质外,还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例如,他们有童年的快乐的稚气,即使在战争年代,也很贪玩,也很争强好胜。《小英雄雷鸣》一开始就是小伙伴之间的掰手腕比赛。即使在最紧张关头,他们也会互相调侃。在《小英雄鲁小花》中,鲁小花是名医的女儿,聪慧能干,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若干医术。在《小英雄朱元宝》中,朱元宝有小男子汉的担当,父亲去世后,发誓要照顾奶奶和妈妈,为了爱踏上了寻找妈妈的征途。这种把个人情感融于民族大义的形象塑造,也是新的表现方式。

阅读许诺晨的这套小说,我想延伸到更深更远的话题:可不可以用更现代的方式来书写主旋律的儿童文学作品?在抗战神剧引起观众的普遍反感时,我们如何在现代性、虚构性和真实性之间做出更好的衔接?许诺晨的这套书给我们更多思考。此外,许诺晨的创作虽然有家学影响,但主要是自己喜欢,她写得很快乐。她刚开始创作时以童话和校园系列小说为主,思维敏捷,出手极快,很快就在广大读者群中累积了大量小粉丝。我想,许诺晨接下来的创作要更高更强,不一定更快。希望许诺晨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她不但有这个创作的实力,也有令人羡慕的年轻。

的作品,是因为作家有一颗关注这个时代生活的心。

专家认为,《泥土里的想念》是关于大爱的中国故事,跨越了种族、信仰、文化和国界,诠释了爱与和平的永恒主题,印证着中国人民崇高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也印证着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之间的深厚友谊。这部作品的题材非常新颖、独特、有意义,真实、详尽地还原了历史的场景,环境氛围营造非常好,而且内容包含亲情、友情以及抗战的故事,带给了读者很强烈的代入感。

宋安娜分享了她创作《泥土里的想念》的初衷以及创作背后的故事。她动情地说,“初次写儿童小说对于我是一种享受,仿佛回到童年,回到人性最初的起点,心灵再一次变得纯粹,目光再一次变得单纯,而文笔,不知不觉中便有了追求优雅和诗意的冲动。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小读者们不仅能够喜爱书里的人物,感受故事传递的人间大爱,也能通过它,激发起最初般的、最稚嫩的,对于文学审美的兴趣。”(欣闻)

■插图欣赏



《球阿姨的院子》郑春华著 沈苑苑绘
天地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

儿童文学评论
·第460期·

■关注

近现代以来,儿童诗在传承古典儿童诗的思想精髓和内在韵律基础上演变成现代分行的白话诗,并且在儿童观念上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承认儿童的独立人格和儿童期思想价值,尊重儿童的兴趣爱好和心理需要,而不是把儿童看成是缩小的成人,这是中国儿童诗由古典向现代发展的观念分水岭,这种现代儿童观也成为贯穿现代儿童诗创作的核心精神。如今儿童的生活环境、心理结构以及文化消费习惯都在发生变化,儿童诗在吸引力、影响力以及传播力等各方面都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挑战,但是仍然有一些优秀的诗人坚守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顶住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对纯粹文学艺术的挤压,对抗纷繁世事对纯净心灵世界的侵扰,不断返回到人类的童年,像儿童一样思考和歌唱,给他们创造了一个与商场、百货大楼或者游戏机里不一样的儿童乐园。陈曦就是这样一位执著探索儿童诗歌艺术的年轻诗人,他从童年开始创作,直到步入成年始终没有间断,儿童诗已经内化为他生命的纹理和精神轨迹,他的创作在今天更具有典型意义。

考察陈曦的儿童诗创作,我们会发现它面临着一个普遍的创作困惑,即如何在社会、文化和儿童生态发生转型的新时代,让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持续焕发生机,真正走进儿童的生命并实现“蒙以养正”的美育教化效果。也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性普遍难题激发了诗人的创造力,我们看到陈曦的儿童诗创作中出现了非常可贵的、富有探索性的一些尝试。

诗人擅长通过文字营造出一个声音、画面、气味相融合的奇幻世界,以此来调动儿童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等所有感官,系统而全方位地参与到想象世界中来,这对创作者的艺术构思能力和文字表现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当下高科技电子产品普及、影像媒介(包括电影、电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游戏机等)成为大众也包括儿童基本的文化消费渠道的环境下,以文字为媒介的诗歌如何扬长避短、在与其他影像媒介的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并充分展现出汉字文化的魅力,对作家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我们看到诗人陈曦在这方面是有自觉意识和实际行动的,他以各种方式在建构一个动感的、形象的、儿童乐于接受的奇妙世界。比如《唱一首你爱的歌》:“听叶落的旋律/听大海的潮声/听昨夜梦里的耳语/我编织一切美妙的声音//云雀衔来幽谷的回响/锦鲤传递泉水的叮咚/我借助雨丝为曲谱/请来蝌蚪/做我游来游去的音符//直到,我听见你轻盈的脚步/才把基调缓缓裁定/清清嗓子/准备唱这首你爱的歌”,这首诗中诗人连用了三个“听”字,唤起人的听觉感知,然后再巧妙地借助云雀在幽谷中歌唱、锦鲤在泉水中嬉戏以及雨丝中蝌蚪游来游去的清新画面,营造了大自然的生机盎然和天籁之音混融的童话世界,以抒发“自然之美和天籁就是人间最美的音乐”的主题思想。诗人在整体构思、意象组合、表现技巧和语言运用等各个层面上,都在积极探索既符合儿童认知科学、又尊重艺术生命的诗歌形态,创作出了堪称典范的一些诗歌作品。

诗人能够坚持儿童本位意识,以儿童思维来思考、认识和理解世界,抒发童趣和童心。由于儿童诗在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着年龄、心理、认知等方面的错位,儿童诗成人化也是儿童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陈曦的儿童诗一个突出特征是能够坚持儿童本位意识,他的诗歌《嘿,做只麻雀,真好》《做一朵小花吧》《请让我想你》《让我为你留下一朵花》等,无论写给哪个年龄段的儿童,创作者始终能够以儿童为本位来思考和理解世界,避免了成人本位的观念灌输和过度教化的痕迹。作为儿童诗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让成人观念凌驾在儿童之上,儿童都是天生的探索者和思想家,儿童用天真、质朴的视角观察整个世界,不裹挟半点功利色彩和实用主义,往往能看到事物的本真。成人眼中的牛是耕田的动物,肉可以食用,皮可以制革;儿童眼中的牛是朋友,能发出哞哞的叫声,是吃草的庞然大物。同样是牛,在儿童和成人的眼中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意象世界。儿童诗歌就是要自由地张扬儿童的价值,因为这种价值是每个成年人都曾有过而又无法重新获得的,它是儿童纯真生命对世界最美好的诠释,代表着人性的至真至善至美。

陈曦的儿童诗在坚守儿童本位的同时仍然保持了诗歌的个人风格。儿童诗是儿童思维与诗歌艺术的有机结合,作者不能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儿童,在抒发儿童的情感、心理、情绪的时候要融合进成人的阅历和积淀,要让儿童神采飞扬的奇幻世界经过时光的过滤呈现出深邃和诗意。这意味着儿童诗既要坚守儿童化的艺术面貌,还要表现出个人的超越和提升。陈曦的《妹妹》《致·你》都体现了他在创作儿童诗时以自己的独特认知进入儿童视界,并凝练出诗意以影响儿童的复杂过程。《妹妹》:“妹妹不爱诗/只喜欢花裙子/妹妹也根本不懂画/总在我的画册上信手涂鸦/妹妹也不太会唱歌/把每个音符都哼成唧唧呀呀//妹妹却又最爱诗/她坐在阳台上听雨/妹妹也真的最懂画/雪地里跑出/她自己的海角天涯/妹妹比谁都懂歌/变着音域把吧语轻呵//妹妹就是妹妹/她不认识总统/也不怕鬼神/高兴了就笑/难过了,一句话也不说//她说爱就是爱”。诗人以反转的书写方式来写妹妹的天真可爱情态,从一般的成人视角来看,妹妹既不懂诗也不懂画,更不会唱歌,但是从孩子的视角来看,妹妹是天生的诗人、画家和音乐小天才,最后说“妹妹就是妹妹”,她的所有表现意味着人回归生命原初状态是多么可爱而又可贵。这完全是一个成年人追忆童真表现出的独特、个人化认知,带有很强的个人思哲理性。每一个成年人写的儿童诗都应该带有个人经验色彩,这种个性不仅包括个人童年经历的差异,还包括对诗歌艺术追求的多元化选择,它最终化成诗人的个性化创作风格。

陈曦儿童诗的艺术探索应对的时代难题也许只是一个表面问题,真正的问题恐怕还是美育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生命如何去唤醒另外一个生命的古老难题。苏格拉底在很小的时候曾经问他作为石头雕刻师的父亲“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雕刻师”,他的父亲说,比如这只狮子吧,我并不是在雕刻这只石狮子,我只是在唤醒它,狮子本来沉睡在石块中,我只是将它从石头牢牢中解救出来而已。这种教育箴言直到现在对我们都具有启发意义,每一个孩子都有丰富的心灵与巨大的潜能,教育所要做的就是去唤醒他的良知和潜能,激发孩子自我生命知觉和创造力,儿童诗作为重要的美育形式也应该如此。

汤素兰《犇向绿心》:奔跑在现实中的童话

4月23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奔跑在现实中的童话——中国当代童话发展与创新论坛暨汤素兰现实主义童话新作《犇向绿心》研讨会”在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环球厅举办。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李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副馆长刘秀峰等领导出席活动并致辞。汤素兰、王泉根、姚海军、李利芳、崔昕平、刘硕等作家、批评家出席了会议。

《犇向绿心》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写作生涯中花费最多心血的作品,

从2007年有了最初的想法,到2019年最后完成,整整用了12年。汤素兰一直都在进行新的探索,试图在作品中表达新的诉求:童话可以无限空灵和想象,但童话是否可以表现现实生活,尤其是表现我们生活中的重大题材和内容?《犇向绿心》就将儿童文学特有的儿童情趣和想象与现实生活相契合,表达了对孩童成长、亲子沟通、学校教育等社会热点的思考,以及对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时代之题的期冀。

专家认为,汤素兰非常关注今天的现实,关注现实生活与儿童精神世界的融合。《犇向绿心》第一个将现实问题放进童话,然后用现实的方式来解决,这

是童话领域的第一本,具有了不起的意义。作品体现的是城市化进程中,人类生存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共同存在的问题,为现实主义童话的创作提供很好的经验,体现了中国文人的社会担当。

会议最后,汤素兰深情回忆童年的乡村生活,讲述创作初衷,让我们看到汤素兰多年来一直坚持对中国儿童成长种种问题的关注和深度书写,其作品有着独一无二创作风格。《犇向绿心》以独特的广角,使得曾被书写、凝视过的城市儿童生活与心理,以更高更宏大的笔触有了深入、写实的表达机缘,可谓其创作生涯的又一个高峰。

(辛文)

■动态

《泥土里的想念》:书写童年

4月21日,由天津市作家协会与新蕾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书写中国 书写童年——《泥土里的想念》作品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高洪波,天津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李彬,天津市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王岚,以及徐德霞、马光复、陈晖、徐宝峰、纳杨、葛亮等作家、批评家围绕该作展开深入讨论。

本书作者宋安娜潜心研究天津犹太人历史近20年,在自己多年积累的真实素材基础上,创作了这部长篇儿童小说《泥土里的想念》。作品讲述了犹太女孩萨拉在中国阿妈的照顾下渐渐长大。面对日军铁蹄的无情践踏,萨拉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在艰苦的战争中,中国人民与犹太人一起坚守着,抗争着,共同迎接黎明的到来。

高洪波从犹太文化入手,分析了作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认为作品题材新鲜独特,地域特色鲜明,时代特色突出,人物形象鲜活,是一本比较独特的小说。宋安娜作为儿童文学新秀,可以创作出这样